

感悟

我来到了这世界

□ 戴文杰



■
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，我从一个太虚之境，来到了这世界。在这之前的亿万斯年，地球发生过很多大的变故，人类也经受过太多的悲欢，可我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脚步，没有快一天，也没有慢一天，就那样在一个瓜熟蒂落的时刻从容临世。我父母说，我出生的时辰好，太阳刚刚冒红。算命先生说，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，将来想干啥都能干成。

■

像所有人一样，我出生的那一刻，一定睁开眼看过这个世界，但看到了什么，当然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，从记事起，就觉得我们那个叫戴楼的村子好。村子虽小，却是周边几个村子的行政中心。因为村里有座地主庄园，所以设立了小学。因为小学，大队常常把会场设在那里，我们村里因此格外热闹。因为早些年是国有林场所在地，到我五六岁的时候，村子东南和西南还各有一片十多亩的杏树林，那是林场留给世人最后的风光。再大一些，又觉得我们村所处的地理位置格外优越。往南三华里是公社，二十华里是县城，往西南四十华里是商丘。往东北六华里是利民古镇，正北九华里是黄河故道。上了初中高中之后，从更广阔的地理视野上，更觉得我出生的这个地方无比优越。我知道了南边有个地方叫南京，北边有个地方叫北京，西边有地方叫西安。我默默想过，假如我出生在南京南面，北京北面，或者西安西面，该多么别扭。

我喜欢看地图。在世界地图上，我惊喜地看到了祖国的雄姿。我觉得祖国只能是这个模样了，没有比这个模样更好看的了。再看看看别的国家的地图吧，真的不敢恭维。在地图前，有那么一刻，我真的庆幸自己出生在中国。

再后来，我对天文知识产生了兴趣，知道在茫茫宇宙中，地球是已知的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，也是唯一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。而地球的存在及其适合生命生存的苛刻条件，在宇宙中又是因无限小的概率发生的，其中的曲折惊险远超人类的想象，稍有差池，一切即不复存在。

知道这些，更大的幸运感在我心中产生了。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地球，也是一个幸运儿，她和我一样，机缘巧合地集合了诸多幸运条件，否则也不会存在于宇宙之中。于是我觉得自己真的算不得什么了，即便马上死去，离开这个世界，也实属正常。

地球太弱小了。弱得像一片树叶，小得像一粒灰尘。地球上有多少颗沙粒，宇宙中就有多少颗星球。即便有地外生命，他们也很难发现我们。不管我们在地球上如何折腾，如何辉煌，在无穷大的宇宙中，依然掀不起一点浪花。

我们表演的所有意义，就在于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

■

我常常想不明白，什么东西最珍贵，

什么东西最廉价；什么东西最有用，什么东西最无用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最需要，最离不开的东西，恰恰被我们忽略了，有时我们甚至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，或者把他们看得一钱不值。比如空气，比如阳光，比如水。还有比这些更珍贵的吗？如果这些东西极端稀缺而需要购买，是不是比黄金还贵？还有土地——神奇的土地，有生命的土地，如果像黄金一样稀少，其价值又当几何？如果黄金钻石到处都是，我们是该高兴呢，还是该忧愁呢？它们昂贵，真的是因为它们有用吗？或者换个说法，真的是因为它们离不开它们吗？这个世界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呢？

身无分文的人，照样能够生活。因为上帝公平地让他们享受阳光、空气和低廉的水。仅有一技之长而无智慧的普通生物，也照样能够活得自由自在，快乐无比，并且长久地繁衍生息，同样因为上帝公平地让他们享受到阳光、空气和水。



上帝让最有用最必需之物无偿地让世界万物享用，才有了这方花筒般的世界。猫和狗，一定不知道钻石黄金的珍贵，也不知道名画的价值。让它们选择，一定毫不犹豫地选择面包和馒头。

■

蒙昧时期，我深深地被人类文明的成果所折服。汽车、火车、飞机、轮船、电影、电视，甚至包括杀人武器机枪、大炮、原子弹等等。那时对自然界的一切熟视无睹，觉得那都是天经地义的，我们拥有是正常的，不拥有是不正常的。正因为天经地义，司空见惯，对自然的一切谈不上感兴趣，甚至还懒得了解。

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渐渐感觉到了自然的神奇和伟大，知道了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是动物的一种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人类任何的努力创造都是浅薄的、笨拙的、可笑的。狂放的画家、自负的摄影师，其作品也仅仅是截取大自然的一角，永远不可能表达其真实的神韵和气质。高深莫测的哲学家、以想象见长的文学家，其思想的深度和认识水平，与丰富多彩的真实生活相比，与芸芸众生切入骨髓的生命体验相比，同样是粗糙的、肤浅的、苍白无力的。

向自然学习，何止是科学和艺术。在万物相依、循环无尽、大象无形、大美似

丑、大辩无言、大巧若拙的自然界前，我们人生的境界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吗？

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都说过类似的话：你知道的越多，你未知的范围就越广。即便最伟大的科学家，在大自然面前也会显得力不从心。我曾试着做过一个假设。假如人类突发奇想，不借助自然的力量，全凭自己的智慧和制造手段，去创造一个生命，创造一个诸如蚂蚁苍蝇这样的小生命，而且要达到纯自然水平，能做得好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：不能！即使把全人类的智慧和财富用尽，也做不到！而这样高不可攀的事情，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成功地做着，而且不费吹灰之力，不需要借助任何所谓的知识、智慧、财富等等。

大自然的无为之为，无用之用，幻化出了千姿百态的世间万象，让理性智慧的人类永远望尘莫及，这是多么奇异的事情啊！

人定胜天，只能是一厢情愿。顺天、应天才是正解。逆天而行，我行我素，自以为是的，最终会碰得头破血流，不可收拾。

■

比现在年轻二十五岁的时候，面对生存的不易和艰辛，我傻傻地想过：上帝既然是万能的，为什么不让这个世界更完美一些呢。比如，鲜花长久地盛开，而且只要简单地施肥浇水，甚至不用施肥浇水。比如，夏季不那么炎热，冬季不那么寒冷，春季不那么干燥，秋季不那么萧瑟。比如，老鼠苍蝇蚊子全无，只有猫、狗、兔子、羔羊等可爱生物。比如，男女皆漂亮聪明，健康强壮，温柔善良，没有丑陋、残疾、凶恶。比如，光速每秒达到六十万公里，甚至九十万公里，那样我找到地外文明的希望就更大了。如此等等，该有多么好。

为什么不能呢？

后来，以我有限的认知，似乎真的想明白了。如果万事万物十全十美，世间便没有了竞争，没有了差异和比较，没有了不断完善的动能，这世界便停止了行进的步伐，当然也意味着衰退，甚至毁灭。就像车辆行路，摩擦力大了不行，摩擦力小了也不行，没有更不行。

为了这个世界，上帝真的费尽了心机。

想明白这些之后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每每遇到和看到不顺心不美好的事物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自己：这很正常，上帝已经尽力了，只能这样了。于是，心里就平静了。

■

我是谁？我来自哪里？我向何处去？无数哲学家都问过这个问题。其实每个人都会想到或问到这些问题，只是他们没有哲学家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本领，因此他们只能是普通人。

我来到这世界，有什么使命吗？我想有的。首先我是宗族链条中的一环。从我往上，不要推多久，算到清末民初吧，就知道我们这支宗族多么不易，繁衍下来多么幸运。如果再往上推，明，元，宋，唐，隋，两晋，三国，呵呵，这一两千年过来，中间有亿万分之一的变故，我都不会出生。这概率，跟彩票中大奖有得一比吧。

打量周围，思量前后左右的社会关系，发现自己同样是幸运的。我有可亲可敬的父母，可爱懂事的孩子，关怀备至的妻子，纯朴善良的兄妹，亲密愉悦的同学、朋友，阳光宽容的同事，开明睿智的领导，等等。我喜欢观察人和事物，喜欢用文字表达感受到的一切，喜欢股票，喜欢旅游，喜欢独处，也喜欢跟有眼缘的人高谈阔论。

我存在的价值，就是让我比强的人有优越感，让不如我的人有目标感，让喜爱我的人有愉悦感，让讨厌我的人有选择感。

我的那些所谓文章，并不是我的创作。其实它们本来就存在着，只是它们躲藏得深深浅浅，明明暗暗，是我花了一些功夫把它们找了出来。我不找它们，同样会有人找，只是等待的时间长短而已。

我有过一些财富，相信今后还会有一些。这些财富，仅仅是生活的必需。我会

适可而止，不会无休止地追求财富。财富少了是困境，多了一定是灾难。我不会为虚荣而花钱。我花钱的重要原则就是是否必需。普通人跑步是为了健身，没有必要拼上身家性命，去提高百分之一秒的成绩，那种追求只属于世界冠军。冒着巨大风险，花费两千万美元去太空旅行三天，那是亿万富翁冒险家的事。让我愉快而幸福的事情是，花三千元人民币，双飞海南七日游即可。

■

真正闲暇的时候，我会长久地注视一只蚂蚁。我的目光和脚步，会一直跟随着蚂蚁爬行的路线。观察久了，我对蚂蚁真的心生敬畏，发现它们不仅有灵性，还有来到这世界上的责任和使命。



由是，我慢慢理解了东郭先生为什么走路时小心翼翼，生怕踩死了一只蚂蚁。

由是，我走路时也变得小心翼翼。由是延伸开来，我也开始接纳了苍蝇、蚊子、老鼠、蛇、蛆虫等等让我原来认为是祸害的东西。不是，它们根本不是。祸害这个词，是对它们的污辱。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它们同样是有责任和使命的，它们的责任和使命一点不比我们人类小。它们是众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，没有它们这一环，相临的一环就会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基础，进而像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影响到整个链条，甚至危及一切。我们看轻它们，讨厌它们，是因为我们太自私了，太狭隘了，是因为我们常常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的好恶对万事万物进行定义，所以才有善恶美丑之分。其实我们认为恶的、丑的事物，它们一点也不恶，一点也不丑。

有时我们会发现某类生物大量繁衍，觉得有些过分，其实是这类生物太弱小了，容易被别的生物消灭，而传承链条又离不开它们，大自然便只好采取最笨的方法，让它们以量取胜。用心何其良苦！

■

今后的某一天，我会像来时一样，无知无识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我知道，我离开这世界之后，地球还会存在几十亿年。我还知道，人类一定不会陪伴到地球最后一刻。地球现在正值中年，但进入老年阶段，就一定不适合人类居住了。人类一定会在地球毁灭前的十几二十几亿年前，设法在宇宙中找到新的家园。如果找不到，那真的是万劫不复了。

人的寿命，大体七八十岁。这个时间，刚刚好。再活一百年，二百年，真的没必要了。该体验的，爱恨情仇，是非恩怨，都体验过了，足够了。再长的时间，就是重复了。上帝为了节约资源，让更多的生命都有机会体验一把她创造的这个世界，所以设定了这个刚刚好的时间段。

其实，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并没有真正消失，我们会化成另外一种或多种物质，参与到更丰富更有活力的自然演变过程。说不定有一天，我们的某个分子、原子，又会组合到一只猫狗身上，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体验一把做人类朋友的快乐。也说不定，我们会在茫茫宇宙中漂散，随一颗流星，附着到另一个比地球还美好的星球上，投生到一个新的智慧生物。只是，那个地方离地球太遥远了，远到永远也不可能告诉地球人一声，地外生命的体验到底是什么。

根据平行宇宙理论，就在当下，在不同的分层宇宙中，也有另外一个我或多个我存在着，这众多个我之间的沟通，偶尔会出现梦境里……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都是永恒的，从这个世界消失了，在另外的世界还会存在。那另外的世界，就是平行宇宙中的多层世界。

诗 风

南方以南

□ 朱光伟

雨点从风向的指尖射	弦	我的心脏像拨动的琴
击		
枯叶在簌簌的声音里		在更新，在流淌
悄然退位		夜晚降临
我的幻觉盘旋于茂密		麻雀在屋檐下翻飞
的树丛		远方的灯光，依然透
想着它绿色的婆娑		过窗户闪亮
我在孤独中		一切在北风中神态自
嬉闹的过往远离了我		若
我想，我们的故事在		世界从未改变
重复		角落的光束永恒存在
放学的孩子唱着童		黯然失色的只能是黑
谣，稚嫩活泼		暗
飘向南方以南		

总感觉是一夜之间

叶子全落了（外一首）

□ 戚长涛

总感觉是一夜之间叶子全落了

柔软的玉米地仿佛已无仪式感

——是秋天走的太快？还是冬天太过漫长

北方也长满了红叶石楠

孤鸿依然不肯栖息寒枝

渴望落雪的季节

与苏轼一起

燃起小火炉

饮一杯醉与空

原本我们一无所有

铃铛

不过是与我们一起照合影的素材

指

像秋天的河流经过手指

像孤鸿偷窥少女的心情

孤鸿和少女跳一曲双人舞

我们仅仅是一名观众

深夜饮者岂为醉酒

生冷的四壁上繁体字太多

孤鸿是落叶的先行者

而我，只是孤鸿的学徒。

我看世界的感觉是阳光

把岁月煮成茶，斟满梅月的方尊

细品。

把日子铸成剑，苍穹黑白万物冷暖

我看世界的感觉皆是阳光。



当经历过所有的寒冷，你的感觉就会温暖起来。

如同一只飞鸟的欢快颜色多沉默 世事多残缺 一片落叶就是一位故人

一棵大树陪了几代人 我的记忆装满绿叶黄叶的旧事 我的视线太短，难以穿越盛唐晚清 其实，世上并不缺少箴言

缺少的是践行者 你可以沉默，可以喧嚣 必定要留下飞翔的印痕

我不能远虑，自知渺小，委曲从俗 泥土是一剂良药 医治钢筋混凝土的诟病 我面朝阳光心向温暖 寒冷无可奈何。

亲 情

给母亲剪发

□ 宋崇芳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，十年里我不断回想起给她老人家洗头、剪发的情景，就像眼前发生的事历历在目。

母亲在世时有十多年都是我给她剪发，母亲的发型是传统的老太式的“剪发头”，前面侧分齐耳短发。母亲总是让我给她稍微留长些，说年纪大了长点好。的确，按母亲的要求剪好后，稳重干练清爽。并且母亲的头发又黑又亮，十分柔顺，70岁的人竟然没有白发，偶尔发现一根，我想给她拔去，母亲却总是制止，说上了年纪就该有白发，且十分珍惜。

在此之前母亲也是去理发店剪发，母亲嫌理发师剪的太短太短，不喜欢。有次母亲洗过头说：“妮，你给我剪剪吧。”

我说：“我行吗？”母亲说：“行，只要后面不磨衣领，剪齐就中。”开始时我怕剪刀伤到母亲，手有些颤抖，而且剪得也不齐，可母亲总是说：“好看！以后就你给我剪头发了，我喜欢你剪的式样。”

十多年，每次母亲洗完头，把她的蓝色自制围裙围在脖子上，在古城我家门前的空地上，母亲站着（我让母亲坐凳子上，母亲说站着我看的清楚好剪），我拿着梳子和剪刀围绕母亲，认真地反复梳理反复地剪，直到我认为可以了，再让母亲照镜子看，母亲总是笑着说“中！”然后我把母亲身上的碎头发整理干净，再把地上的碎发打扫好，这样我们理发就算圆满结束了。

可是母亲辞世前一次剪发是父亲给她剪的。周六我们回家看到母亲头发剪了，后面不齐，我吃惊地问母亲：“妈，你剪头发了？谁给剪的？”

母亲微笑道：“你爸给我剪的。”

“咋不等我回来剪，你看剪的都不齐。”我嗔怪道。

“妈你洗洗，我再给你修修。”

母亲笑着说：“不用了，挺好。”说真的，父亲给母亲剪的豁豁牙牙不好看，毕竟他们都七十岁了，老爸种花种草修理家什在行，可给母亲剪发却是头一次。而母亲正是带着父亲给她剪的发型，突发心梗离开我们的。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，父亲在三年前母亲去世的那一天：农历腊月廿一日，也离开了我们。他们二老相隔七年后的同一天仙逝，可能是二老冥冥之中的约定吧。

连 载

贤妻良母

□ 李景亮

山，而且拍了彩照，留作纪念。

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数千年古刹寒山寺了。这跟中唐诗人张继写的《枫桥夜泊》诗有直接关系。这首诗是：月落乌啼霜满天/江枫渔火对愁眠/姑苏城外寒山寺/夜半钟声到客船

自1979年除夕举办寒山寺除夕听钟活动以来，年年举办这项活动。据报道，参加第二十三届除夕听钟活动的中外游客近7000人，其中日本游客达3000人。随着听钟活动影响的不断扩大，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游客前来参加这一活动。你看，一首七言绝句，数百年来，为国内外人士如此爱好和重视。它又使一个荒村小寺一跃而为千秋名胜。这是张继《枫桥夜泊》诗独有的光荣和艺术魅力！

据说撞钟和听钟，可以消除烦恼，增长智慧，趋利避害，带来好运。我花了五元钱，

买了撞钟票，走近寒山寺钟楼。楼门两侧有一联：“钟声明慧眼，月色照禅心。”楼东侧有一石，上镌三个字：“听钟石”。登上钟楼，见到铁钟，是1906年陈夔龙所铸，钟高1.30米，直径1.64米，重约2000公斤，上面铸有铭文。我以钟撞钟，连撞三通，钟声浑厚，余音清扬，许下心愿，祈求幸福。

9月8日。上海留给我们的印象。将上海的主要街道、主要建筑物浏览了一遍，给我们的突出印象是：上海的楼多，楼高，街多，巷多，人山人海，做生意的人多，老外多，大车小多，天桥多，隧道多……

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的南京路，除了东部一段改为步行街外，其他部分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面目。华灯初放，人群比肩接踵，熙熙攘攘；海派霓虹灯频繁闪烁，令人扑朔迷离，辨别不清周围事物的真相。

城隍庙，彩像画栋，翠瓦朱檐，香烟袅

市区河道纵横，桥梁较多，形成棋盘式格局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，有东方威尼斯之称。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，古宫闲地少，水港小桥多。夜市买菱藕，春船载绮罗……”，唐朝诗人杜荀鹤诗中描写的这些情景，至今仍然到处可见。

苏州园林多。将雕镂门窗、花墙回廊、假山池沼、亭台楼阁、花草树木等组合一起，设计精巧、风格独特，不论站在何处鉴赏，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，从而得到“虽居城市而有山林之趣”的艺术效果。据说苏州园林自古以来有一百多处，而最著名的有沧浪亭、拙政园、网师园、狮子林、留园、怡园、耦园、东园、西园，等等。

名胜古迹多。有虎丘山、灵岩山、馆娃宫遗址等。值得一提的是虎丘山。虎丘山风景区已有2500多年历史，素有“江左丘壑之表”、“吴中第一名胜”之誉。三绝九宜十八景之胜。最为著名的是云岩寺塔和剑池。高耸入云的云岩寺塔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，是中国第一斜塔，古朴雄奇，早已成为古老苏州的象征。剑池幽奇神秘，有吴王阖闾墓葬之谜以及神龟易字的美丽传说。宋代文豪苏东坡对此曾有赞语：“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！”我和老伴王素芝不仅游了虎丘